



昭代叢書

增
124
4



昭代叢書

卯

僧4
124
4



曾
門 124
卷 4

心病說小引
人莫大于心死而形死次之心何以死必有病焉斷
喪浸淫淪肌浹髓至于牴亾而不可救夫有是病必
有是藥或以一藥治一病焉或以一藥治數病焉病
有淺深斯治之有難易其大較也甘子樾齋作心病
說權衡于標本之間而審其治之之法遵其說而用
之心病其有瘳乎雖然今之無病者蓋亦寡矣貪財
好色爭權竊位心之大幾如天其奸如鬼口中涎淫
于名利之上而不能收方且足高而氣揚其貌則人

求道
印

名代叢書 心病說小引

其肺肝久已非人。雖有倉公扁鵲無所用之。然則甘
子所云。蓋猶賢者之病。原有可治之道焉。即不服藥。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亦有生機存乎。其間于此。
而養之。尤易為力。所慮服藥之後。病或稍愈。遂投其
石而不復用。則是孟子之所謂牯之反覆。夜氣不足。
以存者。違禽獸且不遠。尚得自號為人乎哉。夫治于
病後者。亦不得已焉耳。苟能防于未萌。則心即為藥。
又何牯亾之慮之有。吾願世之已病及未病者。咸購
此藥服之。慎毋良其苦口也。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一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吳陵 黃泰來 口交三 而校其

心病說

南豐甘京榘齋著

一或獨居端坐。或對人端坐。或端坐讀書。心之所思
不專。靜精警而驚於他所。曰馳馳之久而。懵然欲
睡。曰昏。

此標病也。其病無根。但以動緣馳逐已久。不

能入靜而其症遂見。

一或閑居劄記擬度事務。繾綣難屏。或讀書作字。耽著不釋。或應事接物。固滯莫化。曰逐。

此標病也。其病有根。詳下條。

一或飲食之欲。或牀第之欲。或名譽之欲。或貨財之欲。或宴安之欲。或好勝忿怒之欲。或居室衣服器用之欲。其念過於天理之中正。曰邪。邪而從其所之。曰縱。邪縱之時。一念自知。理欲爭衡。而理卒不能勝。欲曰徇。

此本病也。其病在根。或一症獨發。或數症並發。不拔其根。治標無益。而徇病尤重。徇久則心死。

一或清夜平旦。或閑居。或讀書。或對師友。一念思欲振警。而旋復頹靡。因循悠忽。甚則甘於自誘。曰懈。此病在標本之間。須標本並治。又須最先治。能治此病。則百病自除。

已上馳昏逐邪縱徇懈七病。以一方療之。曰主敬。平時調養之方。曰靜攝。

魏叔子原評 精切之極覽之通身汗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跋

孟子云。養心莫善于寡欲。蓋為無病者言之也。又曰。求其放心而已。為有病者言之也。故無病則當寡欲。以養心。有病則當求其放心。而總不外乎夫子克己復禮之云。彼釋氏唯欲死其心。嗚呼。心其可死乎。甘子此篇。蓋欲人此心在腔子裏。常惺惺而已。心齋居士題

名代叢書 心病說跋

琉球入太學始末題辭

國家聲教覃敷無遠弗届而琉球嚮慕文教尤爲最篤蓋其時奉使琉球者爲吾郡悔齋汪先生先生親賚 宸翰遠涉瀛海未浹旬而至誠古今所僅見是以其國益懾伏于 聖天子之威靈而思沐夫教育及其入太學讀經書僅歷四載遽以省親歸雖于 聖朝禮樂文章之盛身心性命之微未必遽能窺見

名式叢書

琉球入太學始末題辭

而忠孝仁義之大端必能得其梗概吾知此數人者
一抵其國必有向之受業而請益者是此數人于
本朝為弟子而于彼國未必不為師方且擁臯比御
函丈其尊榮為何如也然吾竊為彼國惜者則以讀
書未久遽即請歸假使其更歷年所學為制舉文字
簡練揣摩與國子諸生同與于賓興之典或得叨科
第之殊榮然後歸國予以照耀鄰封翱翔島嶼其所
得不更多乎而惜乎其智之未出乎此也新安張潮
題 卷人太學故未暇補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二

新安張潮 山來下輯人

紀琉球人太學始末

濟南王士正 賂上紀

海陵黃 雲仙裳校

康熙二十三年冊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
人林麟焜等疏言中山王尚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
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嚮學有心稽明洪武永
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

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

觀中興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

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

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

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尚貞以本國遠

被

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陪臣子

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

讀書。云。時予為祭酒。咨禮部略云。查太學志載

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

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為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

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

壘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

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于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

南王遣寨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寨官子石達

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

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得。寨官子祖魯古

至。十一年。遣寨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

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于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今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于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官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人監讀書于正貢。

方物外。敬加屏風組三千。熨蕉布五十疋。

年。中山王貞上言。康熙二十三年。蒙冊封天。

題。准臣國陪臣子弟入監讀書。臣貞遵奉。

俞旨。業於康熙二十五年。遣官生梁成楫等三人。同貢使魏應伯。進京。仰荷。

皇上令其入監讀書。月糜廩餼。季給衣服。正梁成楫等感泣。高厚。殫心誦讀之時也。但伊父前經節次入貢。萬里梯航。罔辭勞瘁。今皆年老。奉養需人。臣貞亦當念之矣。且梁成楫等三人。俱未有室。父母之願。

人皆有之。况臣國人皆愚昧。自成楫等進監之後。臣
貞望其返國。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以宣布

皇上一道同風之化。更為不淺。今據梁成楫等乞題
請歸養等情。應否准其歸養。臣貞未敢擅便。伏乞

睿鑒。云。詔梁成楫等三人。照部通事例賞賜。

賜宴禮部遣歸國。

跋

琉球于中國當在東南方。東南為文明之地。今且近
天子之光。吾知其國聲名文物必且月異而歲不同
矣。心齋張潮

名代後書 琉球入太學始末跋

輩從未一膺其鋒。卽道聽途說者。觀其言。規行矩亦。不便以機械之見聞相告也。至于經濟之學。大都紙上談兵。尤屬無用。寧都魏叔子先生則不然。先生文章道義。久已推重人倫。而交遊之廣。閱歷之多。亦復超軼流輩。凡兵刑賦役之所宜。營造興革之所重。與夫人情之公私向背。境遇之難易險夷。靡不知之。明而處之。當故其筆之于書者。皆實實可見。諸施行非徒托之空言者可比也。既不失之迂。亦不失之泛。寧不當奉為著蔡乎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二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同里 王燁 鹿田 校

目錄雜說

寧都魏禧冰叔著

楊子曰。貴者富之榮也。富者貴之辱也。叔子曰。富者貴之路。貴者富之門。

天道後起者勝。毋為人先。人事先機者成。毋為人後。後毋為需。先毋為驟。驟必蹇。逐需必蟄。伏語曰。迫而

起不得已而應斯之謂正。

豫且之龍。以魚服受困。此下替之速禍也。澤中之麋。以虎皮名攻。此上僭之速禍也。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好貪之速禍也。烏賊騰墨。漁父從之。此用智之速禍也。蟻欲辟水而鶴已鳴。垤鵲欲辟風而童子探其巢。此遠憂過計之速禍也。

叔子與季子遊乎翠微之麓。棘花離然如錯錦。季子曰。諺曰。種花不種棘。棘不已。花乎。曰。世有培克而行。施濟取非其有。以崇奉鬼神者。皆棘花也。

吾輩生古人之後。當為古人。子孫不可為古人。奴婢蓋為子孫。則有得於古人真血脈。為奴婢則依傍古人作活耳。

東房伯子焚其少時之文。曰。是不足觀。人之觀之。以為是。魏伯子也。叔子曰。吾今而後知人之不可以輕議人。見且不可。而况於聞乎。

凡人止見已然之利。聖人能見未然之利。已然之利有限。其數少。而取之者多。故爭未然之利無窮。其數多。而取之各給。故讓是故。經國者。貴使民與未然之

利也。

臣不能以無功居功。君不能以有功論罪。此古今功臣所以鮮終也。

吾向交程山先生。和平春容。能使燥氣者當之而平。勝心者當之而伏。及交藥地大師。能使才人見之自失。愚者見之自喜。

有以人愛人者。有以我愛人者。以人愛人。惟恐他人之不愛此人也。以我愛人。則惟恐他人之愛之。

花生蟲。蟲化蝶。而采花。糞生蠅。蠅生蛆。而嗜糞。君子

於此知教子之術。

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然後可以治淫亂之罪。林夏叔曰。宮之刑。必於淫人乎。叔子曰。是必有科。人與人三犯而及宮。服屬者遞重之。至於殺。

末季官無大小。皆不稱職。然自宰相至倉驛吏。猶皆各有所事。卽至不肖者。亦必十之一二。功在君民。若學官。則自增索贄禮外。別無一事矣。天下之有名無實者。莫此為甚。建官之法。教化之道。可不思所變計乎。

人才有四。一曰造亂。二曰撥亂。三曰致治。四曰贊治。辟之大宅朽壞。勢欲傾仆。支撐補葺。東扶西傾。才小者無更造之智。性仁者不忍棄一椽一瓦之用。造亂之人。才大而性殘。但取快意。無復顧忌。辟則一炬以焚之。舊宅制度物料。蕩然無存。然瓦礫狼籍。荆棘叢蔽。豺狼狐狸伏走。人不可居。撥亂者。焚荆棘。除瓦礫。殺豺狼。逐狐狸。平定基址。堅築周垣。致治者。然後爲之。定宅宇。高下廣狹之制。興造緩急先後之宜。擇梁棟椽題之用。全宅規模。秩然於胸中。贊治者。則爲之。

斲削塗墍。輦運督察。或任一事。經一面而已。用人者。知此。則審勢以用才。量才以授事。不至才違其時。任違其才。以取禍敗。用於人者。知此。則學問講求。交遊歷練。皆於才之相近者。孜孜從事。不至智小而謀大。虛願而無成。已然四才者。有相爲之勢。亦有相兼之能。不可一律拘也。或謂造亂亦須學問乎。曰。吾見喜亂之人。有守田廬。好名譽。戀色貨。徇格例。率姑息者矣。所謂奴才作亂。自取天殃耳。此無學問講求之過也。

國家所以明禮義超越前代者四書五經制科之得而非八股之得所以無經術遠遜前代者八股制科之失而非四書五經之失也以八股可觀德則奸偽輩出以八股可徵才則迂陋已甚以八股可明理則聖學實昌明於宋儒未嘗有八股也故為經濟題能如漢人制策理學題能如性理中之成文可誦者可矣余當乙酉間作制科策欲以四書五經命題而以論策制體軍政擅殺之罪重於焚子謂焚之害重於殺殺一人則止一人焚一屋則連千百屋人可走徙以辟殺不

能戴屋而辟焚有屋則流亾之民一招可集若輕肆焚燬民非數歲不得復土矣故焚殺之罪處斬則均而焚尤當行連坐之法

或問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聖人言仁多矣何謂罕言古聖賢之言仁多言其及人者若以仁為心體為全德則自孔門始標而出之聖人教人求仁之方多矣初未嘗言仁何物也然則罕言之仁蓋仁體與

考覈人才繩以六曹之職如學兵者考其韜畧學刑者考其律例最為切實不浮然天下之才有未必能

專精一曹而獨能明於國家興除之大故強弱之大勢斷非常之事定卒然之變其精強於六曹者至此或束手而無措若必以專才繩之則此等人皆遺棄矣故刑名責實之術反有失人司用人之柄者不可不知也余制科策分六曹策士而有通論國勢治體之題意蓋以此

彭躬菴曰設科曹以待專能設異等以收豪傑則並得矣此漢武所以有將相使絕域之詔

古今之弊政有十反重墾令而田益荒行保甲而盜益橫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舉俊秀而子弟益棄

詩書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蠲災荒之租而下益費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偽黜公府舊役使良家子代之以除其害而民益困糾墨吏而官益貪懲蠹胥而吏益毒門人問曰可得聞乎曰一言以蔽之上下交征利而已矣佃民田者費一佃官田者費三令下而不應則以法勒其鄰農而近官之民田不敢耕矣是謂重墾令而田益荒一家失盜十家並坐株連囚繫敲撲取貨故不聞官則一家之害止於被盜聞官則十家之害甚於被盜矣於是見盜而不

敢指盜亦自知爲官吏之資也。公行而無忌是謂行保甲而盜益橫以爲不孝不弟也。罪其子弟矣。又罪其父兄之失教非行貨不得釋也。家有逆子而父不敢聞於人子未懲而父先得禍則姑聽而任之是謂講鄉約而不孝不弟益多。詔舉俊秀則下產以上能識字者被蠶食於是易業工商竄爲胥徒是謂舉俊秀而子弟益棄詩書登賓席者破產百金一時師生幸爲肥身報怨之具於是濫飽市人年近五十者聞將舉盛典則挈家逃匿於遠僻日用亾聊愁苦生疾。

有司或拘囚鞭朴誣以隱慝至有禮請甫臨而縣梁仰藥以求死者是謂行鄉飲酒禮而父老益卑賤顛連失所議上災傷計畝料費急於正供幸而賜免追徵已盡是謂蠲租而下益費減弟子員額以求真才也則高值而多鬻是謂精庠序之選而士益僞良家子畏近官府破家求免免甲則簽乙乙以下遞免而老吏積胥居然用事故代役之令一下則奸胥愈飽良民愈貧是謂除害而民益困。異吏有糾蠹胥有懲則莫不責貨而開釋獎勵之於是官胥之富者貧矣。

貧復求富則思以一月之得償其一歲之失若飢者之望飽而食於民必甚是謂糾墨吏而官益貪懲奸胥而吏益毒語云典一利不若除一害又曰好事不如無君子不幸而居末世雖有善政吾不忍聞也

張山來曰此真平心之論與宋儒迂腐者不同

禽飛高陽物也故其匹曰雌雄皆平聲從陽也獸走下陰物也故其匹曰牝牡皆仄聲從陰也人備陰陽之氣合而不亂故其匹曰男女曰夫婦聲兼平仄而陰陽以類從焉

丘邦士曰書以牝言雞詩以雄言狐易之章坤皆平禮則父母並仄又可交錯又可同歸

古今道理經濟有一種八寸三分帽却人人戴得恰好者切莫認作先儒正心誠意封建井田看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麗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

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有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六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尚

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之文章。無一定格例。各就其造詣。所主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此。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門人涂尚輝曰吾師書繹序言三代不可復唐虞後世必可復三代此言秦漢以前文章與世運遞降魏晉以後文章不與世運遞降皆上下千古洞見原委獨創獨到之論足補先儒所未及門人孔尚典曰文運因乎世運則世運足以升降文章文章運不因世運則文章足以升降世運

或問近世有於八股中能定人品福澤者此又何解曰此人固神識此文亦必發於性情不由模擬得者然千萬之中未可一二遇也古人如宋之問詩極清高人品乃極卑穢徐摛文極浮薄政事乃極精詳如此者多矣近如崇禎末年浙中三名公文綺縵濁雜傷理害體幾於眯目病風每意節操二字必不可望

於此人及子遊浙則知一公於浙陷時家居自經死二公皆矢節閉戶生死高風故君子不以人廢言亦不可以言廢人語云蓋棺論定人空自勉亦毋輕量人也

聖人之體道也大其稍合者必錄故不特仁管仲賢晏嬰即至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猶以簡取之特叛名教如原壤作偽如鄉愿乃棄絕耳賢人之衛道也嚴其稍不合道必貶故不特斥楊墨鄙管晏雖伯夷柳下惠猶推論到隘與不恭然流弊至宋儒便吹毛

求疵。無完人。若看到隘。與不恭處。決不肯以聖清
聖和。百世之師推之矣。還他隘。與不恭。仍還他清和。
聖人此所以為大賢之見與。

作論有三不必。二不可。前人所已言。眾人所易知。摘
拾小事無關係處。此三不必作也。巧文刻淡。以文而
賢之短。而不中要害。取新出奇。以翻昔人之案。而不
切情實。此二不可作也。作論須先去此五病。然後乃
議文章耳。

變革之際。舍生取義者。布衣難於縉紳。隱居不出者。
縉紳難於布衣。蓋人止一死。無分貴賤。貪生則同。布
衣無恩榮。無官守。此舍生之所以難也。布衣毀節趨
時。未必富貴。閉戶自守。亦無禍患。縉紳則出處一殊。
貴賤貧富立判。安危頓易。事在反掌。此隱居之所以
難也。

余撰左氏兵謀兵法。或問左傳兵法與孫子異同何
如。曰左傳是孫子注脚。

做事人。最要有略。方處置得宜。然有大略。有遠略。有
雄略。目前緊要。着數得一二。可當千百者。曰大略事。

機出耳目之表。利害在數十百年之後。曰遠略出奇。履險爲人所不敢爲。不斤斤於成敗利鈍之算。而曰無全牛。氣足吞敵。曰雄略。識不遠者不能見大略。器不大者不能知遠略。識遠器大而無雄才壯氣者不能具雄略。雄略天授不可學而至。故人當以拓充器識爲先也。

泰西書其言理較二氏與吾儒最合。如七克等類皆切已之學。其所最重者曰亞尼瑪。卽大學所云明德至美好。卽大學所云一。特支分節解雜以靈幻之

辭耳。所尊天主細求之。卽古聖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細求其異而故爲耶穌等說荒誕鄙陋。成可笑。嘗讀其書。每每于說理時無故按入天主。甚爲強贅。吾意天主之說。西國自古有之。後有妄男子造爲異論。乃實之干身。其徒轉相增衍推崇。遂至此耳。

嘗問子弟何以謂之江西。或對曰。地在江之西乎。曰江有南北而無東西。然則金陵古稱江左。何也。曰金陵豫章俱在江南。對豫章言。則金陵居江南之東。

對金陵言。則豫章居江南之西。故宋以金陵太平寧國廣德徽池爲江南東路。以今江西全省爲江南西路。人動稱大江以西者誤矣。曰江東稱江左。江西稱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視之。江東在左。江西在右耳。人世世生其地。稱其名習而不察。如此其他荒謬可勝言哉。或問用人不可拘貴格。是矣。今如貢士舉人進士一體。則誰肯爲其難者。而國家何以示甄別鼓舞乎。曰差等其出身之官。而不限其所至。旣官之後。以稱職

爲陞遷。積累至卿相。不當復問出身矣。

井田旣不可行。均田亦不易行。惟限田不失古意而可行。然前人皆以法繩之。亦于人情不順。惟蘇洵田制近之。又未有畫一之法。予覃思五年。作限田三篇。其法一夫百石。止出十一正賦。過百石者等而上之。加以雜差。若田多者賣與無田之人。或分授子孫。不過百石。則仍止出正賦。是同此田也。貧者得之則賦輕。富者得之則賦重。所以驅富民賤賣而田不必均。而可均矣。私謂三代以後。最爲善法。質諸君子。亦皆

歎。報。蜀。家。伯。子。以。為。不。可。謂。苟。行。此。法。天。下。必。自。此。
 多。後。世。天。下。之。亂。止。在。官。府。縉。紳。貪。殘。民。不。聊。
 生。不。係。富。人。田。多。貧。民。無。田。苟。刑。政。得。理。民。自。樂。業。
 何。必。紛。紛。為。此。也。浙。江。秀。水。曹。侍。郎。名。溶。號。秋。岳。則。謂。此。
 法。議。之。南。方。尤。可。若。北。方。貧。民。傭。田。者。皆。仰。給。牛。種。
 衣。食。于。多。田。之。富。戶。今。即。每。夫。分。以。百。畝。耕。作。所。須。
 色。色。亾。有。田。漸。荒。而。賦。不。可。減。數。年。之。後。唯。有。逃。亾。
 况。望。其。以。賤。價。買。諸。富。民。乎。陝。西。涇。陽。楊。蘭。佩。名。敏。芳。
 則。謂。田。賦。條。條。輕。條。重。朝。無。成。法。官。無。定。規。吏。因。作。奸。

民。多。告。訐。非。天。下。縣。官。人。人。賢。能。則。擾。亂。方。始。矣。予。
 以。三。君。言。反。覆。思。索。凡。數。夜。不。寐。乃。焚。其。稿。因。筆。記。
 于。此。以。見。改。法。之。難。為。獨。見。之。難。任。人。當。國。事。切。不。
 可。輕。試。紛。更。也。

張山來曰。富民之田。非由攘奪及賤價而得。今勒
 貧民買田。不知田價從何出。恐貧者未必富。而富
 者已先貧矣。大抵當今治道。惟宜以保富民為急
 務。蓋一富民能養千百貧民。則是所守約而所施
 甚博也。

或問當今人才如何。便是第一流。曰。以天地生民為
 心。而濟以剛明敏達沉澱之才。方算得第一流人物。

曰。此帝王將相之器也。下此何如。曰。自帝王至守令。皆要識得此意。方是同氣合德應運之人。特才具有大小。則職任有輕重。爵位有崇卑耳。反是者。雖才不可用。得此失彼者。終是第二流以下人。

跋

魏叔子先生日錄凡三類。一曰裏言。一曰雜說。一曰史論。此則採自雜說中者。然其內論文者。居其半。姑爲逸之。非故有去取也。予向欲專輯古今以來論文之言。以成一書。自不得不割愛耳。心齋居士題。

人瑞錄題辭

景星慶雲之屬瑞之在天者也器車醴泉之屬瑞之
在地者也天地有之人亦安然然天地之瑞得之固
足為榮即無之亦非有損苟使景星慶雲日麗于天
器車醴泉日見于地而竊觀斯世類多凶厲于札之
流常非長民者之所樂聞者已洪範之于五福其一
曰壽鬼音亦云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然
則斯民之壽亦必由上之人有以致之非苟然也今
上二十七年恩賜天一老人粟帛其得與于養老之

典者凡數十萬

孔先生詳考而彙載之名曰

人瑞錄余田

沐人聖朝之雨露幾五十年

維其意申未

不

與無死以觀德化之成而今

者仁漸義摩久已肌浹髓以漸臻于耄耋期頤之

歲固已感聖代之慚懔而又幸叨粟帛之頒得暖衣

而飽食回思幼穉之年所聞所見初未嘗能有此而

今也躬膺異數其榮且樂為何如也昔文王之世老

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迄今數千餘年又逢其

盛則謂我朝之治媲美成周可也新安張湖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三

新安張湖山來輯

人瑞錄

曹國曲阜孔尚任東塘編

休寧趙吉士天羽校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恩詔內一則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

雜汎徭役八十以上者給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

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

詔下郡邑悉如令行。仍以給過民數上之。司農藏于冊府。以見我國家休養生息五十餘年。躋四海于仁壽之域。耄耋期頤。筆不勝書。而又大賚天下。盛舉養老之典。俾康衢白叟。衣帛食肉。鼓腹而祝堯年。較之麟遊鳳集。露降芝生者。不尤稱祥瑞與。予備員版曹。因搜輯其數。命曰人瑞錄云。

直隸

七十以上 永報 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人

九十以上 五百三十五人
百歲以上 無

遼東

七十以上 二百四十四人
八十以上 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五人
百歲以上 無

山西

七十以上 四萬一千九百九十一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十三人

九十以上 二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山東

七十以上 六萬五千二百二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六千六十七人

九十以上 一千三百三十人

百歲以上 九人

河南

七十以上 八千一百三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五十一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二人

百歲以上 五人

江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萬四千八十八人

九十以上 一千六十五人

百歲以上 三人

浙江

七十以上

未報六十五人

八十以上

二萬一千八百六十六人

九十以上

九百八十二人

百歲以上

無

陝西

七十以上

一萬三千三百八十二人

八十以上

一萬一千五百一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一十七人

百歲以上

無

湖廣

七十以上

三萬七千三百五十四人

八十以上

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四人

九十以上

二千八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四人

江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千一百九十人

九十以上 五百八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廣東

七十以上 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九人
八十以上 九千四百一十五人
九十以上 五百九十一人
百歲以上 無

廣西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四百八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百一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福建

七十以上 一萬二百一十三人
八十以上 五千二百三十二人
九十以上 三百六十九人
百歲以上 無

四川

七十以上 一百七十六人

八十以上 九十九人

九十以上 一十三人

百歲以上 無

貴州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七百四十九人

九十以上 九十四人

百歲以上 無

雲南

七十以上 未報

八十以上 三千六百一十八人

九十以上 四百五十人

百歲以上 無

合天下計之七十者不可勝紀八十者一十六萬九千八百三十人九十者九千九百九十六人百歲者二十一人。是人也。皆勝國之子遺也。而能不死于瘡疫。不死于刑法。不死于饑寒。不死于水火盜賊。留其

餘生以受。與朝之雨露。雖其得于天者獨全。亦必由善良以接物。明哲以保身。故今日者。獲錄于有司。達之天子。賜天府之布帛。給大官之米肉。庶民之賤。埒于卿士。豈偶然哉。雖然。縱橫萬里之遙。男女兆民之衆。壽滿百年者。纔二十一人。世之攘名。噉利。垂白龍鐘。未肯少休者。莫不有百年二字橫其胸臆。觀此錄。當亦廢然返矣。

跋

余少時在吾鄉山中。聞人言前輩人類。豐饒而多壽。非復時人之所可及。亦頗信之。及余稍長。始知其言之謬。前輩中豈無夭折而短命者耶。第我所及見者。曰龐翁。皓首耄耄之儔耳。此如古人字畫及諸玩器。其得以流傳于世者。皆其絕佳者耳。其不足存而付之水火。委諸草莽者。不知凡幾矣。今觀孔氏之所輯人瑞錄。將古人之。稀者猶多在。未經上聞之列。六微。而微。帛者已不下。七萬。人誰

謂古今人之相

雖然壽所同也

君恩所獨也。有

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其戎

朝之謂歟。心齋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觀宅四十吉祥相小引

書曰。惠迪吉。易曰。作善降祥。吉祥豈非生人所甚樂哉。然必惟惠迪乃得吉。作善乃降祥。則是吉祥斷非可倖致者已。吉祥之見。必有其徵。善觀人者。能于吉祥未著之時。預有以卜其必然之驗。無他。亦唯觀其宅而已矣。如登其堂。則熙熙然善氣迎人。如坐春風中。如入芝蘭之室。可不問而知其為君子人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寧不可為若人信之乎。苟或恒舞于宮。酣歌于室。詩書之氣少。跋扈之氣多。可不問而知

召弋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小引

其非君子人也。戾氣致殃，當亦可為斯人卜之矣。諸若此者，凡人僅能觀之于其著，而達者類能觀之于其微。著則難于挽回，微尚易于補救。其大較也。周赤之先生所著觀宅四十吉祥相，大抵皆言人之所未嘗言而究之無一語不在尋常日用之間。人苟能以之自考，與之相符者，益加惕厲，慎終如始，則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否則當如戴淵周處，悔過自新，俾返禍而為祥。化凶以成吉，先生之所造，不誠大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三

新安張勳山來輯

江都許承家師六校

觀宅四十吉祥相

豫儀周文煒赤之著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

昭代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

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十年前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麗眷皓首老僕。

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來。

婦女不垂簾觀劇。

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迴光其後。可恥孰甚。

婦女不識字。

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

名代叢書 觀宅四十吉祥相

其醜倍於改適。

不呼優人同坐。

宴客用優人。但當處之別院。登場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卽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却多少。

不在席上接優人曲。不以筋并足代為擊板。

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

外無狡童。內無老婢。

無狡童。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老婢。

二十以外。尚不為之擇配。尤傷陰騭。

不教婢子演劇。

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榜。防閑尤難。

作奸殊易。

紙牌不入手中。

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為之不恥。予曰。宜與儻。宜革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几桌上。卽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然一思手持者何物。

豈不愧殺總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奕碁變為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奕

不解新令不為酒糾

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青布商傭紛呶盈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

宵習醫卜

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留心於此便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飢寒

帝上不勸人第二曰補齋

卽此一事便是與人為善持齋總是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

福亦謬

僕從不與主人同坐者并坐

卽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篋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

凌晨客至僕從已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

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

僕從各隨其姓。

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

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

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奴僕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隸疎族窮親。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為瞻養。亦盛德事。視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

不學蘇意。

輕嘴薄舌。不離幫閒。喫茶燒香。總屬狡獪耳。

口角無閨門事。

言之鑿鑿。如曾目覩鬼神在旁。何不說得略活動些子。

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

先輩云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終身之福切須念之

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頭

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目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凡夢俱可告人

夢中所做所為常有不能告人者充至於凡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又云晝觀之妻子夜驗諸夢寐有以哉

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戶女童不出內戶

不可以小而忽之也

肯為人宛轉寄家信

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陽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為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為邪說所誘

白蓮無為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作佛事不修建菴觀

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菴皆毀之慮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肯為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

眼前報應顯明易信不必說活閻王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

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過格不必數黃豆黑

豆其人已有幾好處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聲

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為迂矣子弟

到老不明書旨皆由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

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次亦免場中出醜東

問西問

不以病試醫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

不肯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暗中摸索取死之道

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經驗之藥。常常施人。尤善。

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

在坐者間有之。躬送門外。則以為恥矣。待失意人。

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

心。亦令人容易勘破勢利心腸。

受人賀分。即一筭一絲。無微不答。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為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斂。

怨處。須知其從當賣而來。

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己名。

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

亦孝子。亦韻人。如此。則能為祖父報德可知。

不戲謔父執貧友。

既知其為父執。又輕之為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

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聲不聞於外。

言勿論矣。

自笑小齋風士服

知深也為香蘭于宇內今科滿九樽益計騰騰之計
脈動華中存一葉之長春衣必素章而妙色之效今
炎土忽滅薇式土尊人滿齋式主賜婚圖幽土封

紀恩錄題辭

康熙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天子南巡視河道經山東山東之諸侯及請告在籍
羣臣皆逆于竟宮詹學士王公以侍從文臣獲
賜酒果者六荷天語顧問者四公執簡詳載其事
禮也余聞君子之事君也爵之所頒祿之所入舉欲
告之祖考以昭示子孫使其子孫戴其君如天而愛
其君如父母苟獲辱君之問對且與于宴好之貺尤
將世世志之盟諸心而藏諸籍敢隕越于下以遺執

昭代叢書

紀恩錄題辭

事者之羞敢言之不詳以自取戾其若君恩何且夫
仕亦何常之有明之中葉京師諸臣終歲不獲一見
天子無亦惟是情意弗通禮貌弗浹若里人視途人
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今公也與其二三臣
奔走果行在以拜天爵而問吾四人許前情建其
君之貺酒則大官之釀也果實則上林之產也天
威咫尺而或噢咻之不啻家人父子筆而識之不亦
宜乎君子于是知公之為臣也其忠貞也能事君也
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惟公有焉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四

新安張潮題

命迎

駕紀恩錄

新城王士正阮亭紀

濟寧潘應賓雪石校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正月間

聖駕南巡視河初八日丙子赴德州迎

駕是日抵章丘宿焦進士

毓榘

所初九日次龍山候

昭代叢書

迎

駕紀恩錄

淄川唐檢討

夢賚

同發。初十日午次濟南知巡撫

錢中丞

珏

尚未行。晚宿馬寨。十一日宿平原。十二

日午次黃河尾。途遇總河王少司馬

新命

知是日

駐蹕阜城。司馬得

旨前行。往淮安料理。輕裝介馬。僦從纔五六人。風塵

中數語。匆匆而別。憶乙丑奉

命祭告南海。與司馬晤于金陵。得悉

皇上躬謁明祖孝陵始末。倏忽四載。今又以迎

鑾之役。相遇于此。亦奇緣也。晚至德州。係少司馬光

祀任少司寇

克溥

蕭侍讀

惟豫

田編修

需

孫檢討

勲陳副使

洪諫

李比部

浹

前後見過。比部邀宿其

第。聞武定相國李公

之芳

至。宿侍讀家。十三日早

晤相國。遂至四里屯迎

駕。先是巡撫藩臬諸臣至劉智廟。鴻臚卿承

旨令于四里屯候

駕。諸臣赴寺報職名畢。未刻大風。

駕至。諸臣跪迎道左。

上駐馬親詢銜聖公孔毓圻。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

紹弋叢書

迎

駕紀恩錄

之芳。安好。再詢巡撫都御史錢珏。兵部右侍郎孫光祀等。幾時到此。皆恭對。

上又詢按察使王樾。濟東道叅議陳俞侯。提學道僉事任塾。姓名籍貫。巡撫臣珏出班。以次恭對訖。

駕行。有

旨。遣鴻臚卿宣諭臣之芳。臣光祀。臣士正三人隨班

行禮。遂上馬。扈臣蹕行。

上至行宮。臣隨衍聖公諸臣啓。奏見朝。行三跪九

叩頭禮。以次恭候。

聖安畢。

上遣侍衛傳問馮大學士何以未來。臣之芳奏。聞大

學士馮溥有病。又問馮大學士原籍距此遠近。臣

光祀奏。馮溥原籍青州府。去德州六百餘里。侍衛

入奏。又傳問馮大學士患何病。不妨事麼。臣光祀

奏。不知何病。但聞行動須人扶掖。臣士正奏。馮溥

今年八十一歲。大抵是老病。入奏。又傳問侍郎王

天眷幾時病故。係何病。臣之芳奏。聞在去年五月。

不知何病。回奏訖。良久。禮部左侍郎翰林院掌院

學士庫勒納同侍衛三人捧出

上尊玉食。宣諭衍聖公孔毓圻大學士李之芳巡撫都御史錢瑀兵部侍郎孫光祀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王士正總兵官曹應鵠布政使衛既齊等七臣云。此皆上用之物。因卿等七人昔在京師。皆嘗蒙賜上用酒饌。故特頒賜。卽如常常隨朕身邊一般。
臣等啓奏謝
皇上隆恩異數。自來廷臣所希覲。舉家奕世頂戴。

聖恩啓 奏謝

恩有

旨于行宮門外行禮。隨三跪九叩頭謝。恩訖各歸

寓。更餘鴻臚卿傳

旨。巡撫錢瑀與大學士李之芳侍郎孫光祀詹事王士正。伊等係文職大臣。恐在後擁擠。隨駕不及。四人可先行。于濟南近城候

駕被

命卽行。不及與唐檢討相聞。五更抵曲律店小憩。十

四日遲明過平原。途遇相國。連騎行。晚宿禹城南二十里舖。聞

駐蹕平原縣南七里。十五日。上元。抵濟南。孫司馬約宿其第。燈火甚盛。邀同衍聖公小集。相國宿西關。不至。是日聞

駐蹕齊河縣晏城鎮。十六日卯刻。

駐蹕黃岡早膳。已刻至濟南府。

上乘白馬。張御蓋。黃童白叟。夾道歡迎。十餘里不絕。臣等跪迎于十王店道左。

上駐馬大學士臣之芳奏昨聞

皇上有旨。蠲免山東二十九年通省錢糧。浩蕩洪恩。振古所無。臣等及萬姓均沾實惠。云云。巡撫臣珏

奏

皇上蠲免錢糧

上諭臣卽連夜通行曉示。通省臣民共戴

聖恩

上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臣等隨于班次三叩頭謝

恩訖。

駕幸釣突泉入自西門至巡撫公署觀珍珠泉

御書作霖二大字賜撫臣珏由北水門闔城出自南

門有

旨巡撫藩臬三臣隨

駕至泰安州臣毓圻臣之芳臣光祀臣士正送

駕于乾石橋未刻

駕至駐馬問大學士之芳年幾何奏臣年六十八歲

又問精神尚好麼奏臣病稍愈精力覺衰問侍郎

光祀年幾何奏臣年七十六歲問臣士正何未入

京臣奏臣前以丁父憂在籍服闋因患怔忡巡撫

咨部在籍調理又問今可好些麼臣奏臣調理已

漸好又問幾時上京臣奏臣再調理好些即上京

又問臣奏今歲一定到京

上云都起來罷

駕遂行聞是日

駐蹕張夏是日與孫司馬別東歸宿王舍店十七日

抵章丘十八日焦氏兄弟留飲觀劇唐檢討亦至

出南巡紀事絕句相示十九日抵家恭捧

御賜薦家廟。洎先祭酒府君几筵。然後敢嘗。是役也。往返十有二日。

恩賜上方酒果六種。前後蒙

溫旨者四。真異數也。至于

六飛所臨。老穉歡迎。不聞警蹕。下蠲租之詔。嚴供帳

刁訟之禁。交際餽遺之防。行在時設。翰林起居注

官二員。有舉必書。無言不紀。尤覺絕中古以下帝

王舉動萬萬也。宣付史館。自有紀述。臣謹就見聞

所及紀實如左。傳之世世子孫。永誌

聖恩于勿替云。正月二十一日前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王士正恭述

聖念中其幾于前開林賦而無已必亦齊聖
味思餘收長文重蓋於此文章品類部部
王夫也常 南歐林陰深風靜靜而

相百二十善小引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
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
以陽貨為孔子虎賁為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
之慈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
者咸相與畏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
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筆沈大匡先生為增減而訂
定之王子丹麓緘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溫厚和平
誘人為善蓋所謂借相人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

之與命相為表裏術士咸藉之以糊其口然相顯而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乎許負唐舉之流其術易于取驗然其後多不能中大率與星士同譏此非相之果不足以定人亦未講于心相之學耳夫貌之惡者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夫貌之善者吾何敢其心之善蓋雖大奸大詐之人類能飾為淡情厚貌以欺人于不及防使人墮其計中而彼猶儼然以魯連自任者往往有之吾安能盡得善相心者如禹鼎之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撰

昭代叢書卷十四

新安 張潮 山來 輯

廣平 宋實穎 旣庭 校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武林沈 捷大匡著

立身師法當以古人忠孝為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

堂地做箇人 絕淫殺意惡

於世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浮于本分空盡的事脚

地纔踏得實 愛日惜分陰

昭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

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一其是非好惡

嘗操人定勝天之志勿被孔先生算倒

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月之軀翻不如草木

藥石有氣有性以救濟生人

人生雖是戲場須粧一脚正生不貽人非笑

德業觀前面人名位觀後面人

物來須識破事來須應過

以妻子為屋漏之史官闈行若有嚴刑于苟

丘之禱久對青天而懼聞雷霆而不驚

興寢有節灑掃克勤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百役無不斂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歷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偽

識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為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名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

昂

每懷范文正義田贍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坐

值不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已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嫺雅舉止端莊聞事不驚張對奴僕無疾言佞

色

為善不求人知每做一好事不屑屑形諸口躬行陰

德

與人期不失信雖游觀小事風雨踐約

盡心為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攻行易操今人不學文章有首尾

言語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

不忌故舊人苟有一行之懿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

項。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名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三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十如老吃。管子豈欺我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譚說名理。揚榘風雅。麴麴移晷。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不好上人。不辱人。以不堪。

不愧人。以不知。不做人。以不如。

不疑人。以不肖。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為鐵鈎。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善。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譽。令進譽者笑我之愚。非恒責其過者。勿

聽其譽。不輕較人過失。

見人家好子弟。輒歎羨累日。

常存教人之心。與人家子弟談文論古。認為堦庭間

物。附書信。不可開折。沉滯。

無益之筵。勿赴。市井諛譎。勿談。

自足以當富。做家不期事事完足。

得意之秋。每易愚人。當念目短于自見。

和氣格天之本。筆墨中和之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

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閒無事以當仙。

不好侈靡鬪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着一箇苟字便

安。

默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橫逆當前。須有李沉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

姓名手段。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

容姑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色和平。

如說平常事。

每聞紡織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

不貴機械智巧。吾以漢陰丈人爲師。

聞人談及閨闈。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

不識其人。

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鮑叔望。

名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著

五

人。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為。補。治。

凡。喫。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

食。而。已。斗。秤。平。準。交。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間。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氣。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

生。死。男。女。無。博。奕。戲。詈。

涵。養。韜。晦。與。田。夫。野。老。一。般。漸。喜。不。為。人。識。

家。居。日。用。雜。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清。

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

然。不。留。胸。中。不。稽。遲。服。役。人。僱。值。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蕭。然。事。外。

名。代。後。書。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為百草憂春雨

兒女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

畱心教女為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隲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藪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為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

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叅之是一是二

垂老著書悉常有關世道

青山白雲造物特為我設不為無益之事何以悅有

涯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條然自得之

趣 兒童不拈蟲弄雀

慎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汰而藏之皆

畱為有益之用閻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偽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恕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名代叢書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自己能站定脚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

和。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祖父親友。

聞人謙婉。人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

憂。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倫食。說謊為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強欺弱。

毋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為薄命之士。輒喚

奈何。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騭。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為行業不修。

而詭云闢釋者藉口。

跋

貌不善而心亦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貌不善而心善者也。貌善而心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心善而貌不善者也。以是知貌之惡則表裏如一。貌之善則內外兩岐。故必相其心而後定其人。此不易之理也。此編非為相人而設。而吾願讀是編者。勉勉于推之。可以為相人之法。而可也。心齋居士題。

其所以為附人之者
 不善亦足以長朕德之深願未嘗敢一舉之善則內
 不善亦足以長朕德之深願未嘗敢一舉之善則內
 不善亦足以長朕德之深願未嘗敢一舉之善則內
 不善亦足以長朕德之深願未嘗敢一舉之善則內

恩賜御書記題辭

康熙二十有三年上元甲子之夏

天子有事于河夫命駕南巡官南省者悉迎
 駕于淮上以爵秩之次隨行于後視河之暇渡江而
 南大小臣工咸被恩寵而昭武將軍楊公以武臣
 叨禮遇尤為異數將軍欲以傳示子孫爰屬侍御史
 玉虬董先生記其事余敬讀之此為南巡之首凡
 屬臣子惟隕越于下是懼亦何敢萌寵命之想乃
 天恩所及往往得之意外此蓋

昭代叢書

恩賜御書記題辭

聖天子視臣下如股肱是以飲食之頒服御之錫既已有加無已而又有宸翰以寵異之此申伯召虎諸臣所不能得于三代之世者將軍于南巡之始遽能得之其為榮寵不更多乎嘗考之詩鹿鳴之卒章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言飲食之及也采菽之首章曰元袞及黼韓奕之次章曰元袞赤舄言服御之及也若夫文章翰墨唯帝舜之于臯陶賡歌颺拜始一聞之則今者將軍之受賜誠古今所難覩空侍御以恩賜御書名其篇乎新安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十五

新安張湖山來輯

恩賜御書記

毘陵董文驥玉虬著

江都顧圖河書宣校

康熙二十有三年上元甲子

皇帝武誓么膺。屆於日出之島。來王來侯。爰念曠不。嶽狩省方。九月東巡於岱宗。十月南巡於江淮。十一月歸江南提督昭武將軍楊捷始迎鑾於淮北。

昭代叢書

恩賜御書記

境上劉馬莊望屬車之塵伏謁道左

上遙見命二侍衛問知縱馬頰勞之曰將軍好捷回

奏曰臣好復奏曰臣候

皇上萬安

上曰安復曰汝捷底定閩海惟乃功尚矍鑠不老尚

能射幾斛力弓捷回奏曰臣前駐師歷游賊壘身

苦鹵濕弓稍弱然尚能射

上曰能射即真老將軍馬首遂過將軍未起旋命閣

臣傳旨將軍起上馬又傳旨將軍走圍槍內

又傳旨將軍功高老臣諸國戚內大臣視之親

親無佯暖熱圍槍者鹵簿豹尾之儀也左右夾馳

道如蘭防旃門葛繫禁不得入特命槍內走異數

也遂扈從行在惟十月十八日也是日

上親獲乘鴈賜將軍一頭夕次宿遷縣頒伐兔

賜將軍五首越二日次清河縣

上解鞍而舟復勞將軍曰汝兩舍辛苦其從而後越

二日駕幸平山堂回將軍謁道左

上頰勞之曰將軍來何速捷回奏曰臣來不敢後復

奏曰。臣候

皇上萬安。

上曰安。十一月朔二日。前已廻鑾。自蘇州駐蹕。江

寧。賜將軍。御袍。龍卷爪。五色。淡青。夕。賜將

軍餽。熊白。鹿脯。醢酪。火酒。擣珍環餅。木實。無花菓。

菹菜。惟錯。越翼日。

上親閱將軍等較射。果能貫弓。箭矢。射畢。返。賜將

軍榜書。冊。誠。二。大字。額。揭。御筆。二字。印。以。御

璽。紙。尾。題。康熙。甲子。冬至。前。賜。老將軍。楊捷。十三

字。又中書單條詠馬詩。岐陽方較獵。腰裏盡龍媒。

仗下黃金勒。橫秋號逸材。二十字。紙尾。題詠馬。二

字。皆印。以。御璽。越翼日。駕旋。出自。水西門。將

軍口。奏各營兵單。請以京口右路。裁兵。編補。衝險

壽春。徽州等伍。

上喜。命具本。越翼日。次儀真。賜將軍。柔毛。羊。五。牽。

越七日。送。駕宿。遷縣北。蓮華橋。不越境。叩辭。惟

十一月十二日。也是行也。迎送。兩閱月。共兩月。有

三日。

皇帝天語勞將軍者三。記功勳問年力者一。傳溫

旨者三。將軍啓候

皇帝者再。奏兵事者一。

皇帝賜將軍食物者三。腥二。食六。生五。賜將軍衣

服者一。賜將軍御書二。大小三十有九字。然

其特恩之尤異者在。御書將軍既勒之。琬琰生

金而傳諸世。裝之題。燹池潢而傳諸家。出以示

并舉扈駕勞問傳旨及啓奏之語。諸恩賜

衣服飲食之物。令臣詳記之。無漏臣前具官簪筆

於職得書。竊以為古者人臣之功。莫急於戰功。而

功懋之賞。有加於爵祿。粵稽周禮。司勳六等。而其

職則屬司馬。以酬干戈。矢石荆棘霜露之中。尺寸

所欲得。太宰八柄。予以馭其幸。而其式則均匪頒

其賜。則供王府。以優爵祿。土田旂常。彝鼎弓矢。斧

鉞之外。錫賚所未已。故凡賜予之物。翫好貨賄。必

有特異之恩。以馭其寵幸。而况封疆之臣。尺籍符

伍。日積伐閱之等。以上首功者乎。臣故以為臣御

書之賜。出自特恩之尤異者。又在翫好貨賄之上。

廼以賞戰功。正不復以弓矢得征。斧鉞得殺。稱師
武臣力也。且人主之以書賜其臣者。古有之矣。不
獨龍跳鳳翥居第一也。更有激勸賞功之意。寓於
點畫之中。人臣所當推而知之也。今試仰觀宸
翰。以丹誠之意推之。丹者勿涅。誠者勿欺。殆卽
天語所云將軍功在闔海。實能乘風破浪。京觀鯨
鯢。喑鳴而天吳遁。叱咤而海童驚。望幸翠華遙觀
日出。孰不由茲赤心之無貳也乎。更以詠馬之意
推之。壯用其力。老師其途。殆卽天語所云將軍

不老。故成功之後。靜鎮東南。日惟敦詩說禮。雅歌
投壺。而半壁屹如保障。不猶負伏櫪之志。歸華山
之陽。鑄金圖駿。以配凌烟之人者乎。然則推廣
御書之意。俾人臣知所激勸。豈不繇此特異之恩
也夫。

聖林之制不衣室平心寂然
 不設今其故昔者 王於昔陳華之遺也
 上命將軍益而之謂市恩獎而無德命者效外
 無軍為其陳陳陳大臺營未就則圖報

竹溪雜述小引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以孔子之聖猶不欲
 以作者自居矧其為後生小子乎吾里殷子曰戒曾
 及先君子之門其為人如秋空野鶴歷落欹欹其
 腹笥如山谷原泉挹之不竭即以作者自任夫復何
 難及觀其筆記之書則名曰竹溪雜述大約引昔
 人之語以發端而復以己意論定之以為述則誠述
 也夫以殷子之才舊為諸先達所賞識宐其所著久
 已棗剗梨窳而世迄無有能述之者蓋殷子之守不

屑為趨時狗俗者之所為。以故雖遷家林立。從不苟以片語闕入其中。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先君子題其集。不唯其文而唯其守。以李翱張籍期之。其為人可知矣。乃殷子匪唯工于文而已。凡國家典禮之掌故。與夫忠烈之風規。以及載籍之異同。先達之文獻。莫不能舉其爵里而悉其源流。此其所述。寧猶夫人之所述乎哉。殷子世居上里。溪流環繞。翠竹萬竿。殷子手一編。坐臥其中。以著述自樂。吾甚羨之。因邀致廣陵。俾述其所學。冀以匡我之不逮焉。心齋張潮謨

昭代叢書卷十五

新安 張潮 山來 編輯

同里 汪士鋐 扶晨 校

竹溪雜述

新安殷曙日戒著

予家世受書。恭承先澤。雖不逮曹倉李架之什一。然父子兄弟。晨夕叅稽。致足樂也。詎意中樞兵寇。卷帙鮮存。時從親友假閱。手自抄錄。如期還之。庶幾如宋文憲公所云。人亦喜

以書相假耳。且賦性簡傲，不肯趨附攀援，惟知嗜古。少時浪遊吳越間，頗勤搜採之力。卽故明文集，積至千三四百篇，輯爲媿幽錄，如千卷。又別綴瓌細分類雜錄，如千卷。茲於豐沛言旋，復檢敝笥中，有係名人賞析者，則沁心透骨，可以廉頑立懦，有係舊蹟詭奇者，則邁往軼來，可以拔地撐天，不妨撫拾遺文，留貽後學。其餘皆上關志乘，旁証風謠，偶於邨居之暇，述而藏焉。名曰竹溪雜述。因舍西爲

揚之水，中有洲渚，翠竹叢生，予所吟眺處也。著書立說，原非易事，亦非蚤年可以下手，必涉世日濳讀古，日博乃能攷訂精確，辨析詳明，一語一言，絕無瑕釁可擊。故孔子周流倦而始刪定，司馬子長盡天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勒成史記一書。孔子猶曰述而不作，子長亦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常以著作自居。驚名求利哉。王充有云：子雲作法言，蜀賈賚錢十萬，願載於書。夫富無仁義之行，猶囿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誠

快論也。如今人貪鄙卑汚，無所不至，而文字一途爲尤甚。非但子雲不可學，卽近日富兒，止以持籌爲事，納鏹爲榮。若蜀賈賞錢，願載知子雲之書，必傳大是解人，詎可多得如此。鹿牛當於李渤、馮山所畜者而求之矣。

昔人有言：積書以與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又一人爲轉語曰：未必能賣。蓋不肖之人，逸居無教，資產旣盡，化作蠹魚，持書換餉，卷帙零亂，視收時價，日什不及一。安望其能賣乎？蔡中郎嘗愛王仲宣有異才，載數

申書與之，固是曠識也。

坡公謫儋耳時，嘗過黎子雲家，遇雨，從農夫借笠戴之，而歸。婦孺咸遮道笑之，公恬若不聞也。今人一登仕版，卽高視濶步，甫弄觚翰，卽吐氣揚眉，修飾如木偶人，而談論之頃，亦必扳敘貴人，妄居名士，意欲欺世盜名，究竟世不可欺，名不可盜，其底蘊盡爲人識破，不亦拙乎。

妙真經云：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子謂淫不止漁色耳，凡心有所溺，皆

謂之淫貪不止悖入耳。凡過取浮名皆謂之貪僭。不止踰分耳。凡妄自尊大皆謂之僭鬼神所淡惡也。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易。處逆境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也。惟牀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時。以至捉襟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境之逆。固格言也。予自破產以後。四十年。祇以筆畊心織。凡事無鴻纖取給於此。其艱苦不能殫述。然恒念高曾祖考。咸置墨莊。以詒孫子。旣幸得見。知於人。庶幾無忝先世。猶爲享讀書之報也。後嗣

其知之。

予嘗讀屈子天問。柳子天對。歎爲千古絕奇文字。然而天心微妙。聖言難執。其曰福善禍淫。亦在或然。或不然之間。特舉其常數以教人耳。若栽培傾覆。天正因材而篤。苟以惡木而根本完固。雖風雪不能摧。以芳草而枝葉萎黃。雖雨露不能潤。故盜跖壽而顏淵夭。季孫富而原憲貧。豈報施漫然無定乎。或曰。天自開闢。洎今春秋高矣。不無龍鍾暮景。非復昔之聰明矣。固是戲言。亦殊悲憤。

文人廉吏後嗣不昌豈彼蒼特厚恩與貪乎曰非然也造物情狀惟文人善刻劃而摹寫之而且任意雌黃是非顛倒或觸鬼神之忌亂庸頑之心至若廉吏恃氣矯激不徇人情往往執法嚴刑沉寃莫白彼愚者第食粟而全其淳樸貪者止納賄而寬其株連天若憐而恕之已耳

雲笈云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予謂三者惟無憂最難不端指沈洋白恣詩酒娛情者言也既名爲儒必求其實如

或倫紀未修德業未至一身內外可憂甚多若自食其力盡分之所當爲卽負薪織屨傭春灌園不啻桃蟲食桃壤蟲處壤視彼螳奪蝸爭蟻搏蛛網者奚止庭楹哉

謂天爲積氣乎何以司四時百物之命也何以行健不息而日月五星可以躔度推測得也謂雷爲陰陽相激乎何以形似雌雞鼓翅作聲而往往擊人物也謂海潮盈縮乃隨風飄蕩四方各異乎何以晝夜循環不愆時刻而錢鏐射之而却元人駐兵而不至也

且山何以忽徙。水何以相鬪。磯何以去而而復來。墓何以失而復湧。人何以死而復生。見諸史籍固不一而足也。豈可竟以理氣概之乎。

陳眉公太平清話有云。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何以不言讀書。

又云。焚香試茶洗硯鼓琴校書候月聽雨澆花高臥。勘方經行負暄釣魚對畫漱泉支杖禮佛嘗酒晏坐。翻經看山臨帖倚竹皆一人獨享之樂。而與人論古亦絕不及何也。

三國董遇云。先讀百遍。其義自見。梁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奈何。今人每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或讀一再過。卽弃去。輒曰。不求甚解。略觀大意而已。求其得作者之苦心。吾未敢知也。

北夢瑣言有云。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鬻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爲大

蟲謂鬻婢子而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予謂此非盡子弟之罪也。皆由父兄平日不教以義。方俾其親君子而遠小人。以致流於驕佚。若果如鄧禹之有子十人。使之各守一藝。如劉殷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授史記。一授漢書。如柳世隆之盛事。墳典以清名遺子孫。如張嘉貞之不營生產。以爲無賴子弟。酒肉之資。諸公卓識。超出尋常萬萬矣。非然者。已不蓄德。子弟豈止變爲諸蟲。將爲梟獍之反噬。蛇虺之相吞。甚且伐塚毀祠。爲禽獸所不忍。爲盜竊烝淫。爲禽

獸所不盡。爲竟隕其宗。而赤其族者。何可勝數也。古人有幼而穎異者。如白居易。七月而識之。無二字。令狐楚。五歲能爲辭章。李賀。七歲而賦。高軒過。劉晏。八歲獻頌於明皇。行在。王勃。九歲能摘漢書之失。邢劭。十歲能文。五日讀漢書一部。楊億。十一歲。以童子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以爲秘書省正字。元稹。十五歲而擢明經。錢希白。以十七歲而成進士。御試三題。日中而就。王拱辰。汪應辰。皆以十八歲而作大魁。若洪永以來。有瞿宗吉。以十四歲能卽日倚和。

楊廉夫香奩八題。凌雲翰梅柳二詞。莫不歎美。解大
紳六歲口占詩對。名噪朝野。李西涯四歲作大書。景
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名。試講
尚書。吾郡程篁墩亦以八歲名試。曾魯七歲能暗誦
九經。一字不遺。何喬新十一歲能議陳子經。通鑑續
編之失。倪文毅五歲即悟渾天之理。楊升菴七歲擬
古戰場文。有警句。王陽明十一歲過金山。矢口成詩。
楊孟春八九歲背誦六經。著論鑑十萬餘言。大抵山
川清淑之氣。鍾於其人。自然生而知之也。或謂夙有

慧根云

績邑東郭數里許。過小嶺。有石照寺。其山有石壁。廣
丈餘。瑩徹。能鑑鬚眉。就視之。可見數里外人物。昔蘇
文定公曾監酒稅於績。題石照二絕句云。行盡清溪
到碧峰。陰崖翠壁盡杉松。故畱石照邀行客。上徹青
山最後重。雨開石照正新磨。鳥度猿攀野老過。忽見
塵容應笑我。年來底事白鬚多。甚有風致。其詩小
韓魏公曰。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
處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

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己。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何如也。故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宐伊川先生稱公爲間氣所鍾也。孔融忘年而友禰衡。蔡邕倒屣以迎王粲。非禰王之才勝於二公也。古人虛中好士。大約如此。明太祖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宋第言其善者。復問其否者。宋曰。其善者。臣與之交。故知之。其否者。縱有

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真盛德之言夫。

鮮于伯機云。揚州分野。正直天市垣。所以三吳之地。貿易浩煩。非他方可比。載周弁陽癸辛雜識。

是謂... 輪午... 不吹... 卒... 辨... 汎... 如... 真... 益... 窮... 之... 言... 夫... 之... 言... 夫... 之... 言... 夫...

跋

壬寅夏。日戒就先君子之招。予時年甫十三。不解所謂詩古文辭也。然聞日戒與先君子論詩古文辭。輒欣然樂之。偶記其一二句。以自怡悅。而日戒復善談笑。二謔浪予益喜與之遊。踰年旋卽別去。後予僑寓廣陵。與日戒益疎。私以爲其人必且詭隨混俗。以取悅于世。及癸酉春。重晤于故鄉。則欲敝屣功名。弁髦塵俗。予遂約之來遊。及聆其緒論。則又飭躬執物。砥礪廉隅之語。爲多。予乃知向者之于日戒。誠淺之

軍之欲以傳示子孫特屬于詞臣徐果亭先生珥筆
詳載其事也潮敬讀之南巡原以視河不獨黃運兩
河關於民生國計卽吳越一帶如太湖吳江農家所
資以灌溉者不知凡若干萬萬頃自無一不在
聖念之中至將軍職所專司則亦唯是將弁之能否
弓馬之強弱兵卒之衆寡與夫海面之廣狹波濤之
險易所以爲國家久安長治之計者卽行在問答
數語中咸可想見之矣矧重以飲食冠服之錫
宸翰之頒有加而無已乎新安張潮題



